松圓偈庵集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閔翁少峯八十序
李翰林遺稿序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題子柔襍懐詩卷後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張母八十壽序
唐叔達咏物詩序

李毋沈夫人壽序
壽金子奐先生七十序
浪淘集序
松寥詩引
溪堂題畫詩引
李宋倡和詩序
恭賀　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　覲序
送分守冀南道大參新蔡閻公　入賀序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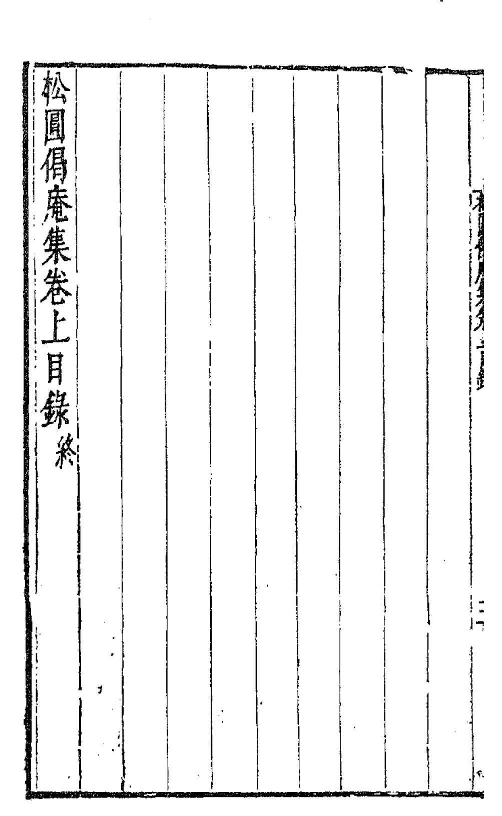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管分巡冀南大參唐公送行序
從兄懷泉翁偕吳碩人七十雙壽序
奉送巡飭冀南大參魏公入賀　登極萬
壽聖節序
賀　整飭冀南兵憲大參魏公燕喜序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侯氏世畧序
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　覲序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亞中大夫　節鎮冀南黎知閤公壽序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楊公壽序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入　覲序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臨安至昌化
自昌化至屭溪
發淳安記密山諸巖

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
至捨身崖記
遊宮西觀三姑五老峯記
泠泉亭畫記
新築皇華館記
重脩四貞祠記
重登百谷山觀泉讌遊記
重建巡視厰庫科道題名記
蒔氏引約堂記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終

松圓偈庵集卷上

新安　程嘉燧孟陽著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萬曆戊戌孟春子柔之尊人壽七十先是先生之女若壻將獻綦履爲壽先生辭焉故凡我親朋皆莫克登堂奉觴以爲關於綢繆之文嘉燧獲侍先生之日久矣見其家人父子之間深有以自得者則世俗一日讌賀之樂宜其視爲煩且勞也先生少業科舉踰壯不售聚徒授經以

儒行訓廸其子有田一壥有宅一區足以自老温然樂易君子也予采經明行脩將益光大先生之業州郡賢士大夫莫不延領願交思得之以矜式其子弟至於是邑者咸禮於其廬思一望見先生蓋予采敦好古義施於文辭能不志於世之汲汲者而猶寘力於巳故雖數困有司然宜有司愧之予采弗少愧也中恒泊如時時念先生春秋高無以爲二親光榮則爲悱然動容而先生實未甞不樂也家雖食貧然而甘毳之味裘帛之奉賓客遊從之歡於先生之志無

少闕焉而先生方安步兼食手易瓶埽而目便棊奕斯亦可以自得也已夫士亦貴於自得而已藉令子彔雖早貴顯於時而名譽之不光先生樂不樂也先生既不爲樂子彔雖富貴其心不能樂也其或顯榮矣聞譽光矣而先生神明少衰筋力既憊子彔樂不樂也夫富貴有時雖庸人亦徃徃取之乃若父子之閒相忘於道腴以樂性命而頤天年玆葢有幸不幸焉由今思之則先生與子彔不已快然自得也哉古之人道翺於中而襮之以藝雖榮祿不以加也至若

几杖被服之珍饈酧膳羞之文世俗倣一朝之榮者於先生顧爲煩且勞已予寔兄事子柔嘗遊其家觀慈孝之隆既不獲申頌禱之辭故竊爲之序以致其欣慕之意焉

閔翁少峰八十序

歲巳亥閔翁年八十其夏五月某始拜翁於南京之江東門外策騎出城數里閒問所在居人咸知翁名翁於先君爲中表兄弟翁中歲家京師而先君賈於吳當嘉靖甲子嘗一往見翁而翁亦一至海上乙酉之冬也先君與翁同臥起

者累日寻時留陽羨恨不獲識翁未幾先君棄
背不獲聞問者又十五年然翁一見喜見於色
雍雍如家人語及先君忽泫然出涕爲歷歷道
先世事因出示先公鶴峰詩數百篇又能誦其
叔父之遺文其音琅然其容嶷然甚矣翁之似
吾先君也葢先君少翁八歲幼育於外氏夙稟
諸舅之訓故其爲人咸介介自持伉直潔清不
苟訾笑而翁獨善飲酒兼遊閒之戲至若趣舍
於仁義而脊決於窮窮雖一言之故介然不佚
終日無纖毫濡忍之意未嘗不出於一也以是

翁賢先君以爲有烈丈夫之風誠心相知至於流涕非獨以少共艱苦相親暱而已數日寻將東還意戀戀不忍離翁慨然舉酒笑樂指旁諸孫謂余曰某也賢能養我我肌膚腴澤不渝少年飲啖不少衰且相去不千里可以數相見無戚戚者是日盡設家藏古陶器列精饌食寻寻以是又喜翁之壯而其壽考尚未艾也自今以徃翁踰大耋以躋百年某願歲時過從掺進几杖而諮其詞說焉夫追叙平昔綢繆文詞以樂燕饗者古親親之義也是以爲序

李翰林遺稿序

李茂才既没十餘年茂初長蘅出其詩屬余叙次之余爲之歎息捲卷欷歔累日欲有所云而未果又三四年君之子宜之裒諸遺稿總若干篇刻之以行復謁余爲序嗟乎茂材八九歲時天材絢發已若不可追躡年十四其試文已傾動當世之名公鉅人越境踵門來求識面二十八成進士擢館職其材名猶焯焯在人耳目宜其單詞片語皆爲人所貴重而況所爲詩歌夫豈待序而傳況如余者學荒而志𥡴雖與君最

故唯其平昔遊處死生離合之迹與君志節之未盡彰顯於人者宜見於余文而又有不得盡著者此余之怔營欲言壹鬱而不能出諸懷者也余猶記君幼時讀書一過輒成誦日獵子史百氏落筆爲時文皆千餘言而又常出之以鏤心擢腎方未成童其視塲屋可以掉鞅而去故君之知名最先而其怏怏不得志亦最蚤今所傳詩大抵得於斯時爲多余學詩後於君未爲人所知獨君兄弟一見而愛之入城每同臥起譚論吟諷輒竟夕君自弱冠又浮沉諸生中數

年余時棄去時文意將工於詩而君頽惰惰退然若無意於其間蓋所爲五言古近體諸詩皆清閒妙麗已能根蔕於古之作者君於是時將一奮於甲科然後究其材力之所極以其發揮貫穿於事業者涵蓄以溢爲奇怪而意有所待也君爲人敏黙脩潔於內行尤飾與人渾渾不動聲氣而其中多有所不屑使其仕宦通遂必將力自淬濯不苟同於時者憯乎既第而君遂早世矣一時所傳制義於其少作之富尚不能盡至於其詩知者益少若夫志意之淵潔可爲

痛惜者君兄弟而外殆余一人而已此余欲爲之敘而欷歔不能爲懷者也君之没其遺孤纔四歲余遊梁宋歸見之出涕慷慨悲吟笞人乘黄巳去矣凡馬徒區區之詩非徒悼君意自傷也今君之子所爲詩文巳駸駸若不可禦時値余而是正焉余嘗爲之惄然發愧嗟乎余友爲不亾矣戊申冬日書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巳泛愛才力敏給往往不自貴重余呰力篤志類於矜慎

而中不能無意於名項長蘅屢躓而智益恬貌益腴若能囂然遺世以遊故不自知其所得日以臻妙嘗造雲棲𢌿連湖上其繪畫爲好事所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於他所如觀古名畫心若不能得之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盡見如夜遊臯亭能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諷雖同時老成皆以爲不逮也昝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余嘗歎息斯言曩歲閩中宋㲄比玉見余詩於客坐遂相求於數千里外歷數年而始相識其囍如是因毋與長蘅兄弟及

正叔輩相對竊歎以爲吾儕雖不逺古人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於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時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及今略不相示使生同時居同里所爲同聲同好之人邈若異域徒令後人有不同時之歎不其惜歟余又觀古人流傳之文多收拾於零落散亾之餘而其爲標序皆數言而定葢物之美者不掩而論以久而自合物理固然逹人之意方以愛詩愛畫爲一病其傳與不傳皆無足論也余自楚歸舟行無聊追記生平舊詩八百篇絕不以示人雖長蘅丐錄

一通余猶縮朒不肯出然當酒酣淋漓新知在前則又不覺手舞口諷纚纚中夜不能巳盖其事惟可與知者道可一笑也甲寅孟夏將遊廣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爲黃山之遊且令余序其近詩是歲中秋比玉由白下來同觀月金焦信宿江寺鼓琴嘯樹或過夜分偶憶長蘅臨分之言姑不暇序其詩而聊序余兩人之意如此

題子柔雜懷詩卷後

余昨在廣陵客有傳子柔暨陽雜興詩數篇其

詩云豈謂平生意纔消一領衫道心長自照世味總無饞又云世已無如假余猶頗識眞最憐惟穉子難使學時人又云青袍寧再誤綠酒尚無情時固已慨然與世違矣近又爲雜懷詩三十篇詩皆五言近體其中多指切時事識深而慮遠葢其心若惻然有所不得已而形於詠歎猶且虞其多忤緘秘而不出也余謂自古感遇諷刺之作多矣至以律詩含諷諭剴切忠厚則未有若子柔諸詩也子柔爲人和順詳雅而至於持論是非獨侃侃無少徇平生恬於榮利惡

衣非食而好求當世之務睨既逃於寂矣其憂天憫人之意老而逾至余貧懶靡學尤不樂聞時事獨時聆子采之論相與扼腕意未嘗不同故子采於近詩不多示人顧私謂余當志之嗟乎夫子采之詩豈獨其言之工而余亦豈徒歎服子采之詩者耶使當世之君子有若古之采風者能聽其言則此詩猶庶幾為中流之壺也哉丙辰孟夏埶巾樓書

劉毋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乙巳孟夏劉長卿鼎孫之毋夫人年六十於時

邑之搢紳與夫文學之士與長卿遊者咸相戒致詞徃舉觴爲壽而少尹陳君輩尤舊而暱來徵文於余余於文詞非敢爲役以少好聞先生長者之論略觀四方古今風俗之殊又嘗識長卿而樂聞其所以爲親壽者輒不自揆借爲諸君叙之嘉邑介江海之會其俗喜於析箸散逐田宅之便利故雖世家舊族亦鮮有聚廬舍同閭井繁育生齒如郭越山谷之閒者獨劉氏居邑之東南遠歷數百年皆聚族於斯本支之衆不啻數千指世有詩書之澤又多藏三代尊彝

金石圖繪之玩以好古恱禮聞猶庶幾唐宋衣冠之遺風焉固非獨時俗鄉里之所無而已也今者太夫人之壽凡為長卿之從祖諸父而上若干人疏屬昆弟又若干人諸孫以下若干人咸飾冠具衣旅進於堂庭觴太夫人以及長卿長卿又卜日置酒烹羊炮羔設屏几帷帟之觀羅鍾鼓陳優伶之樂以燕樂其族人如是者彌旬日而不厭焉可謂盛哉余觀時俗衰薄至於同服之親或歲時蜡社不相往來今以劉氏同姓之盛而長卿纍然書生非有聲勢以要結之

何以能長幼訦訦相先如此哉以是知大夫人毋子之閒所以惇睦其族人者厚矣嘗觀載籍往往稱人子能爲其親多致賔客爲賢夫一時車馬僕御之盛夸耀於耳目宜不足爲士重要以士之脩行砥名設取予然諾於平日者非苟而已也余少猶及侍長卿之大父博士公傾然鉅儒長者也弱冠即識長卿於徐汝廉所長卿又與龔仲和李長蘅諸君善葢一時賢儁之士長卿見輙傾慕以是知長卿之取友樂善不倦而太夫人之所以教之者遠也今長卿年尚少

克其志意必將有聞於四方太夫人之春秋益高將有傾四遠而來賀如載籍之所稱者而今日之事猶未足爲長卿道也雖然劉氏之族爲一邑之盛而太夫人之壽又爲劉氏之盛則凡邑之風俗與夫族之禮讓皆於此有攷焉予欲爲諸君致詞於長卿也烏能已於述乎

張母八十壽序

余曩時嘗識張君文卿於余友唐君之坐文卿爲人恂恂内文而外愨飲酒温克余友唐君性簡曠不妄交俗人而其子弟以孝謹世其家文

卿兄弟皆能與之厚善唐君又時時稱兩家往還有無相卹之義非世俗所能及以是知非獨文卿賢也其尊人與其大母所以教於家施於人者遠矣今年太夫人壽八十適唐君出遊湖山之間故其子弟與凡欲進賀太夫人者來屬余爲之致辭余惟今之爲文稱賀往往鋪張富貴福澤之事以夸其所以爲樂余獨以爲樂亦難言之矣待物而給者物至則役之緣境而取者境徙則佚之吾所謂樂淫淫然發於性情暢於四肢不言而喻者也亦寓之耳目之近而由

之居室之内終身不厭者也今夫離墻以爲居駟車以爲乘筦簟以爲適曼睩侍側清聲充耳者彼豈不足於樂哉然而接其人或邺然若有所求行其庭悄然若有所憂嚮萬物之美而不能慊彼葢有所役而移之者矣故凡俗之所趣者非道之所貴也欲之所營者非樂之所存也昔子路傷其貧無以爲養而夫子以爲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養夫士雖甚不遇不艱於菽水然可以養親而盡年則固樂之而不厭也況乎張翁之家有負郭之宅有郭外之田筍茹足

以餽鄰里酒漿足以遠賓客不適異邑無遠遊以違親不行高門無狥色以諛俗以是慈老而育幼以是安和而益壽方融融然不知寒暑之變與日月之遊也雖其諸孫皆彬彬有文將嚮用仕進以致通顯茲固世俗之所豔而非至樂之所存也豈足以爲太夫人賀哉余固不嫺於辭而姑以是應唐氏之諸子且曰姑識之俟余友歸而質其可否何如也

唐叔達詠物詩序

壬子冬叔達戲爲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嘆

以爲絕倫未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
押而語益豪叔逵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
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
之畧當其討論成敗興亾之故神氣揚揚若身
在其間至於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輙掩卷
棄去葢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
書武昌聞余好讀荀卿之書遥相謂曰吾與君
皆老矣無所用於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
言以養生以全其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郁然時
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罕至葢貿貿然一野

人矣雖相對竟日而偃仰靜嘿蕭然萬物無以
攖其慮至於偶然遊戲之作一何其健而富率
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
思致飈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迹
窈眇浩汗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
詎非雄俊奇崛之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爲詠奇
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深潛而山海光怪靈
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少所爲詩文
皆氣骨高妙似其爲人然無意傳於時獨前後
詠物七言近體詩幾於俳諧滑稽之作爲好事

所傳寫刻成總一百有四篇斯亦可謂盛矣余姑叙其大畧俾後之攬者知其無意爲文非特詞人之雄也萬曆歲癸丑月日

李母沈夫人壽序

是歲春二月緇仲之母夫人年六十邑之賢士大夫與其親戚宗黨咸思徵文爲賀以余㓜與其尊府相知爲深竊嘗序其遺文而亦屬筆於余自顧頹然憂傷流落之餘意思昏耗無復可効於文字然而俛仰身世僅五六十年閒獲見李氏之賢母身享壽考令聞令望爲鄉閭光寵

盛事且三世矣方孩提時猶及比部公之毋我程太宜人壽七十首膺　封誥之錫其子方過家上壽偕家婦翟服以朝於時賀客充閭冠蓋煌煌髣髴猶若見之蓋李氏由新安來甫百年而門第子孫之盛幾甲於吳中或者以爲吳越川岳靈秀之氣宣洩而未盡自給諫父子相繼登　朝吉士以文學居館閣之選雖年位俱未究而其後秀彥輩出風雅迭振長蘅遂以文章翰墨妙天下緇仲屈首諸生中而文日益奇當其筆墨馳騁變化百出諸父嘗自謂不如於是

李氏之文始大行於世大江以南靡然景附雲合無不知其家之世有賢毋也余嘗客燕趙及往來鄞越間値其賢豪往往問與長蘅緇仲識否至訊其風采狀貌恨無由一識面其爲四方人士所傾慕如此余每歸見緇仲覘其學輒益進伺其中若益虛羣居哆口談謔時穆焉深思雖當微言皆有會於心蓋其爲人志高而慮下氣邁而色和故少而不爲猖狂之習長而不萌狎侮之意此其得於賢毋之涵育者深也邇歲里居常抑抑不自得蓋念毋氏之勞苦顧久不

得一第以爲親榮以是恒不釋然余謂士之用舍遇合雖聖賢無如之何惟夙夜孜孜以學文修行爲可無忝緇仲科舉場屋之文攻於蓊齡出其緒餘已足以夺衒有司屈伏儕偶況於其詩文之奇崛雄快進而未已灼然可以追古人而俟來者以是克家濟美以彰賢母之教庶幾無憾而必以區區榮名誇耀世俗震駭聾瞽此庸夫愚婦之所爲艷慕而謂足以動賢母之意哉昔歐陽子四歲而孤母氏矢節畫荻以教之至今稱之不衰以沈夫人之賢豈後於歐母哉

雖國風共姜許穆之流殆無以過焉吾欲頌夫人之德以爲其美不勝書故特詳其子之賢而有文以見夫人之能教育以有成其有功於李氏者最鉅也瀕海風土澆薄消歇不常高閎巨室類不一再傳即里中廿年閒有崛起登第遽以赫奕未幾而聲影消滅子然靡遺獨李氏貴盛累百餘年而其世業益昌熾豈直其鄉山川靈秀清淑鬱積而未艾蕃其奕世之王姑太姬皆有樛木鳴鳩之仁以締搆造基而夫人婦姑娣姒之賢相繼纘承之如思齊之媚周姜太姒之

之嗣仲任宜其克開厥後俾益昌大施於世世福澤有餘而令聞無窮也詩曰釐爾士女從以孫子夫人之謂矣 今上元年茂初長蘅之母陳大夫人七十余滯上黨思一拜堂下而不可得今雖潦倒褎困猶獲援筆屬詞追叙疇昔以從諸公觴祝之後豈非幸歟又嘗聞崑山沈氏之先三世貴顯皆有賢聞夫人之祖妣亦以節孝聞於 朝旌表其閭論者以爲有世德云

壽金子魚先生七十序 代董宗伯

頃歲屏居上海青浦兩邑之閒其與嘉定之境

趾相錯也故嘗謂其賢士大夫若金先生子魚尤所謂卓然有道者也余初邂逅君於南宮君年尚少長身玉立儀觀甚偉卽之溫然時余與太倉王太史方同舉京兆王雅兄事君尤服君才氣奇崛浚邁爲不可及迨余先後上第而君久落落無所遇意且抑鬱有感憤不平之思君頹退然安於止足閉門掃迹養親樂志閒居讀書悟歌種花飲酒時與鄰翁野老商晴雨逐雲月爲務如是者幾三十年日惟養志於恬遊神於淡嚻然重其內而遺其外落其華而滋其實

故能薄利欲之酣豢昧道德之膏腴解仁義之駢拇祛智巧之障閡寘是非之町畦油油然寓於無競放於無崕將於物委蛇而同其波自世之王公縉紳以至販夫牧豎凡薰君之德飲君之醇與聞君之風者皆亡不思愛君而莫能名君之所以賢迹其爲人幾類於列禦寇之居鄭圃庚桑楚之處畏壘彼史傳所稱雖陳寔王烈之徒皆非其儔也聞君中歲亦善病老而益康壯艱於嗣令令子少俊已俱能文章年躋七十而肌膚豐碩顏如渥丹步履輕矯飲噉豪抉談

論亹亹日夕不倦若洪範之所陳五福詩人之
所詠百祿君皆有焉葢非獨天之所厚而君之
勇退知足挫鋭息機早服重積庶幾於深根固
柢長生久視之道其度越於世俗之所爲賢豪
者不啻遠矣余性疎誕少踐仕途誤落塵網者
卅餘年雖晩叨　國恩冐升大僚然而蹈危機
觸驚瀾幾陷不測者屢矣顧今頽然衰耄之餘
始獲乞遺骸以思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以是
自愧其晩而咨嗟太息益信君之超然玄覽脫
屣榮仕以坐進此道爲不可幾及也余方欲乘

春秋佳日扁舟訪君從容一叩君之所得適新安商山吳生光逵等謁余文爲先生壽往歲登白嶽遊商山愛其山水清淑因遍識吳氏之長老今吳生自述其父祖與先生世講之舊固要余一言誼不可以辭遂叙次余之所以慕君者以侑介壽之觴

浪淘集序

余弱冠好唐人詩學之三十年輙緣手散去友人或勸之存其本余弗遑也然酒閒偱所知口吟手撫卽纚纚不能休唐子叔達高閒士也一

月從旁笑謂余曰吾憂若詩牢錮子藏識奈何
余爲矍然子柔又嘗欲株余律詩俊句爲作佳
書傳示同好余自愧謝勿以爲壬子二月武昌
回與瞿起田同舟江行苦風浪半月而至九江
簸蕩掀坼之中搖神滌藏時時以酒澆之半酣
起田輙濡筆伸紙請吟余詩隨手書之余頹然
之餘耶爲爾爾風不止起田亦不倦至南京則
余詩幾盡凡七伯餘篇錄成而歸李長蘅汪無
際各傳寫之錢受之與好事尤亟稱之多有其
本余固不得藏巳在上黨無事因合書爲一集

增定計千餘篇題曰浪淘者以余宿習舊質已在憶忘之閒似沉沙然偶爲驚濤激浪淘汰而出之者耳非僭引昔賢赤壁詞語也戊午書於上黨僧庵

松寥詩引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太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閣云余巳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詩於壁云寺外

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窻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値等慈等公少爲諸生時客閩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留廿日至重陽始别方期結夏山中爲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謦欬語戊午别之西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閴寂低回西廊階除閒啞啞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爲悽然

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皈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項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偈庵書

溪堂題畫詩引

邇年不好作詩即有索和亦多不能應壬寅二月歸新安故人方伯雨與諸子居煙村溪上首作詩招余霪雨浹旬久未能赴時吳中劉价倩留余山閣偶次東坡岐亭詩韻作詩以遺孫履

和余遂同作得詩三篇是後過伯雨溪堂俱信
宿价伯樂其山川友朋之美遂留共卒業余亦
悠然忘歸不知妻子之在遠也堂去溪百餘步
溪流至王村灣環如玦豁然山夷而野舒數十
里間峰巒百疊樵徑漁舍疏數出沒屏列於前
余留此踰六閱月凡花木禽鳥之生成無不觀
晨夕涼燠之氣候無不更風月晦明之變態無
不窮時與升高丘踞磐石檇壺以探遠洲舉櫂
以泝清流咏歸一室之内高友千世之上帆影
拂於門戶湍聲振於枕籍此皆騷人詩客所極

力而未能髣髴者跡余平生之所遊處殆未嘗有也與价伯亦可謂幸矣余既不能有所詠述然洒酣興發往往吮筆畫爲泉石竹木雖零雜瑣細而友人好事爭自取去因屬以詩者亦數數焉暇日序而錄之以志故人能賞我於筆墨之外故能使余自忘其拙且畫雖散去而異時略觀其詩亦見山川秀發之氣積於胸中者不可沒也

李宋倡和詩序

去年秋余至南都訪比玉李翁沮脩一見歡於

平生因邀余遊龍泉山余時不能從九日遂作
詩見懷及讀其山居諸詩令人翛然有拔俗之
想今年秋沮脩將合刻其前後和韻往復五七
言雜體若干篇名曰李宋倡和詩而屬余爲序
方余在上黨客有叙程宋倡和集板行於南都
數年矣比玉少以才名豪於閩中其朐次恢疎
廓落飲酒終夕不醉當興酣耳熱落筆如風雨
至數千言不能休嘗在客坐見余詩輒相求於
數千里外比薄遊吳越及留南雍十餘年其名
章秀句醉藁殘墨流散人間往往徧於僧寮邸

壁雖時爲高人鉅公所賞歎而一再試皆擯於
主司淪落不偶故其詩洸洋淋漓多山巔水涯
蕭散娛嬉之詞以余蹇拙而顑頷寒餓閒爲漻
泬之音大氐發於羈旅草野其爲窮人倡和之
詩宜也今李翁家世鼎貴子姓皆已後先成進
士身膺簪紱之貴而家有封邑之奉所謂王公
大人志得意滿者乃能字櫛句比尋聲赴節以
與寒士角至於層次疊發連篇絫牘此又何也
沮脩嘗師事至人以希長生久視之道方遺斥
萬物以養神思與造物者遊而比王頃年盐恬

然浮湛儕俗忘懷得失其心無毫髮坎壈不遇之歎此其氣浩然皆出於勢利酬豢潦倒窮尼之外故其文章聲氣不俟均節而自合譬則出塵之鶴在陰之和琅然高徹雲漢後之誦其詩想見其人恍如揖司馬子微李太白之流於千載之上必有徬徨欣慕而尚友之者夫豈徒尋常文士唱酬之什若候蟲時鳥之所能髣髴哉近世朋友道歎士氣不振比玉才氣空海內與人交出肺肝雖處窮尼而未嘗以詞色狥人在吳獨善余與李長蘅其居南都唯沮脩尤善遇

之雖少爲先太守公門下所取士有通家之故而二子之交契非以此也丙寅冬比玉還閩展墓吳中訛傳宋病且死沮脩倉皇寤寐形於至誠矢將經紀其家相與收其遺文庶幾猶有古人生死不相負之意崇禎戊辰冬吳下友人程嘉燧書

恭賀　藩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代

自古列仙長生之士松喬安期羨門之流必之寂寞之鄉山涯海嶠人世之外刳心煉形而後致焉若夫履崇高之地承累世之業身處富貴

逸樂則雖挾人主之勢極天下之力至終身求之而不可得豈非守虚寂者易爲鴻寞而安豢養者難於蟬蛻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此者皆所論於俗也非所論於有道者也夫人心有欲則凡耳目焦腑四肢百骸無一非陰陽之害苟其心無欲則此身非吾有雖圭組軒裳曾不芥蔕而况其屑屑者乎自羲皇以降唐虞之際其德恭讓其神清明其化玄嘿其人度世皆壽百千歲下

逮殷周詩書所稱殷邦天壽平格畢公翊亮四
世尚父至成王時爲太師皆不去保釐辟公之
位而享國長久固未嘗遺人間逃虛寂煉形以
爲之也某嘗備位史館恭覩　王牒得仰窺
聖祖神宗固本强幹衆建萬國藩屏王室之意
以及文昭武穆垂恩延祉振振繩繩不啻萬億
之盛乃若以恭儉忠厚仁厚開國纘服繼體世
有賢王　列聖以來寵數褒美爲海內諸侯王
冠莫如潞安之藩藩某在都下時縉紳士大夫
凡仕於晉及乘軺澤潞之間者無不稱今王之

賢及傳其感遇諸詩竊惡而讀之仙仙乎遺世之垢氛若將出宇宙凌雲氣薄日月令人欲棄萬事而從之遊若逍遥於藐姑之上崆峒之巔也身雖無由至王所然意其人必湛道德簡嗜欲凝神兢業之內合志淡漠之上故能眇軒裳如贅疣視酎豢如藥莖遺榮祿如塵垢不越肅雍顯相勞謙寅畏孝友婣睦而其神遠矣夫是以鍾鼓不輟於懸玄衮圭冕不釋於躬嬙嬪窈窕不斥於御而皇王之道洽和理之化得此眞有道者已國儉而齊其供億諸費常不逮諸大

藩然當海外告急　上命出師援朝鮮王首輸
帑金千萬緡助之餉邇歲宛葉之間頻苦水潦
民幾相食嗷嗷歷縣官王又轉粟二千石往賑
之汝上之民全活者以萬計　今上特降璽書
嘉寵褒勞錫禮優異以爲親王勸書載典冊乃
王德愈恭心愈下其視匹夫匹婦常若勝予折
節敬禮士大夫嘔嘔如恐傷之眞侯王之尚孤
寡江海之下百谷可謂損之至德之盛矣宜其
清明在躬心志和平百節均調春秋七十色如
嬰兒和氣翔溢四時遂茂番番黃髮爲王室祭

酒天子寵之若著蔡國人愛之如神明上下和
樂中和之詩被之管絃此誠宗祐之慶邦家之
光也新安方侯令爲潞之長治與某有兄弟之
好越三千里徵予介壽之詞予以爲古之賢王
能愛其國人其下必相與歌舞以樂其壽考而
願其子孫世世長有其國如所謂宜君宜王子
孫千億假樂之詩是也侯壽王宜首稱假樂繼
而宜稱既醉既醉太平也說者以爲具五福蓋
醉酒飽德而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民皆攸好德
而錫之福矣其詩曰君子萬年永錫胤祚賢王

以之若曰昭明有融于攸好德諸大夫國人殆庶幾焉請書之末簡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覲序代

明年歲巳未春正月天下當大計州縣藩司舉朝京師於時我郡侯楊公以冬月戒行其屬邑若長治方侯入君者偕謁余文以贈行夫侯之由尚書郎出守潞安也僅數月耳侯之始來也不繁爲條教務在愛利其民民固未嘗驟有所更張而民皆晏然自得於山谷田野之間今侯以述職行非久遠也其心皆皇皇然若赤子之失

慈母則何其相愛之深也太守雖號親民乃其秩尊上侔監司而俯制州縣其於匹夫鰥寡之情非數數也一旦由京朝官奉璽書以出曾未數月而民愛之若是此豈威令智力之所爲哉夫人有可以致一時之譽而不能服匹夫之心力可以制人之死命而不能使人之愛慕顧所以感之者異也我侯爲人溫厚而直敦大而敏擅經術精法比其郎刑曹也庭中號以不寃及爲潞安處己好善約於自奉而誠於愛人孜孜訪求問民疾苦雖令以下至丞尉每降詞色如

恐傷之洞悉情僞而未嘗責以苛細至於蚩蚩之民或遮道擁輿僕一一爲省理撫循未嘗厲聲色孰何之葢務在得民之疾痛而與之爬搔甦息使僻遠一介之小民不知有官府之難而數百里八州之群吏皆得以行其守令之意支節血脉相通爲一而無復壅隔閼滯之患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僕眞其人矣自昔唐虞之盛庶官庶政載於典謨者詳矣其要在不虐無告不侮鰥寡至詩人之所以歌詠君子必曰豈弟葢善爲政者不咈民之情而非豈弟則莫能

得其情而感民之深也世之君子或好爲赫赫之名厲鋒氣任明作往往遷擢以去而於民之休戚漠如也先是陳侯公平仁恕去而見思蓋賢者也楊侯繼之又賢慈祥悃愊皆有三代豈弟之澤豈非吾民之幸哉今茲山谷之老稚閭閻之婦女足未涉侯之庭而聞侯之行皆延頸企踵以遲其來則夫言吾上黨忮懻俗悍而難治者殆亦非民之情也邇者自宮府暨僑公卿臺省多不得其職惟外臺監司守相猶可舉其優恤保惠之政誠得如我侯者數公列於雄州

劇郡之間以宜　朝廷之德意而固　國家之
元氣寧詎非社稷之功哉頃大司農移檄州縣
至減輿儓顧募之直且加歲賦以給遼餉恃侯
之仁故增賦而民不知然山右土瘠居者杼軸
之共行有屯戍之勞侯固恤其不堪命也詩曰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古之
君子於行道之際不忘咨諏民瘼以入告　天
子今侯由會城經三河之墟邢洺之間皆畿輔
根本要地吾知必有崇論宏議聞於　朝著以
贊　廟謨而固邦本者嘗不獨私吾三晉之民

矣

送分守兾南道大叅新蔡閻公　入賀序

代

今上御極四十有七年秋八月屆萬壽　聖節天下諸侯王及陪京各藩文武臣工當上表稱賀於時山西藩司以叅政閻公行而列郡守相宜爲文以送之公甞知太原以治行爲天下冠遂陞憲副膺

璽書領備兵使者兼督鹽權軍傳諸政尋晉秩大叅持節駐汾州守兾南前後豐功偉節山右之文武士庶雖至道路皆能言

之而潞安今泚節下德公尤深郡侯楊公率厥
僚屬特徵文以序其行余惟 朝廷歲時萬壽
節其禮皆雜用前代朝賀之儀漢制設庭燎鹵
簿陳羽衛備九賓傳警引諸侯王而下以次奉
賀復置法酒殿上百官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
行然後錫宴賞賚有差又設白獸尊於殿庭求
諸司之能直言者以故 先朝 元會 慶賀
諸節雖維外臺親被 召問上言閭閻疾苦
今上久不御外朝其禮皆廢缺頃 天子東顧
旰食慨然下九卿推用閣臣意者復舉曠典求

直言詢閭閻如　祖宗朝故事乎比者太臣下

徵兵之檄冀南郡縣累月鮮應募者昨歲軍需

告匱搜括瑣細至胺奪公府輿皂雇募之直時

事亦孔棘矣而潞安一郡上供　皇紬歲額尚

以萬計當　孝廟時劉忠宣嘗　奏免光祿寺

供饋八十餘萬其歲省　宮府浮濫諸費至數

百萬今以潞安一郡推之則夫東南織造之煩

宮掖糜耗之額其可議以資度支而給軍需者

尚多已唐開元中上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而

張九齡獨述前世廢興爲千秋金鑑以獻其後

玄宗遇拜宰相每問風度得如九齡否今閻公以中州英瑋之姿言論丰采傾動當世而且久歷晉藩目擊民隱吾知是行也當 聖天子維新之政其以崇論竑議媲美前賢垂光史册者必吾閻大夫也敬書以爲贈行之獻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古稱齊魯多辨智韓魏負奇節蓋太行山谷雄崛風氣沉勇澤潞軍鋒號爲天下冠頃者東師挫衂 朝廷移檄郡縣徵兵山右而上黨累月未有應者乃得郡學諸生牛啓元獨身請行願

爲之倡不旬日而猛士雲集其人皆材勇勁悍
投石拔距多願從牛生因與治裝俾之俱行余
聞其大父嘗官隴右幕僚以膽智而折驕虜爲
制帥所器重生舉於臨洮甫孩而孤毋馮撫而
教之十六補諸生好學有聲一旦感憤時事以
爲　祖宗休養數百年顧邊圉警急猝無一人
思報國者於是投袂倡首時毋馮嫗且老矣而
身未有子乃樹其應嗣者慷慨遂行生自爲孤
童孤煢相倚爲命相守如形影一朝從戎赴絕
域毋子無幾微見於顏色鄰里觀者或多至流

湧皆曰非獨其子賢也乃其母亦烈士也始牛生踵門求見余意其人必氣矜好勇倔强之恂恂磬折與之言諟然深思無沾沾自喜之意私心益重之因徧見之當事者大夫閻公而下慰遺有加而太守楊侯具列其事上於中丞今生行矣日者虜騎又躪開原　天子赫然震怒趣經臣兼道赴遼幕府購士奚翅饑渴經畧公素稱瀾達折節能得士心以生之賢吾知其必有合矣雖然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故所濟者大則無以小者亂之所許者厚則無以淺

者浚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蘭生之屈廉頗而圯下之所以摧子房也人情既已捐父母舍妻子置死生矣而或動色於噸笑不亦憒於輕重大小之智哉生行矣姑以是語之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代

今年春郡國上計山右課最冠天下而藩翰之績尤首推冀南未幾　朝命擢閻公爲雲南按察使公持節來巡冀南甫二朞矣吏肅民安風行化美四時豐樂百廢具舉方且大修郡縣學宮崇飾禮樂教養之具一旦被是　命於時所

屬文武有司百執事以及搢紳之賢庠校之士閭閻之民莫不奔走請命恐伏　闕借公而不可得咸相與咨嗟太息而潞安楊侯滇南人也則又幸公往按察其地乃率厥僚佐及諸邑侯請文以贈行滇南漢益州郡爲六詔故地　國家建雲南布政司監以按察使去京師萬餘里於仕宦號爲遼遠閻公家鳳翔嘗以憲使按蜀綽著風烈秦隴滇蜀疆徼址錯非有東南江湖之隔又滇中土風清淑四時氣候如春名花香藥中州所無而飲食供御水陸畢具然此皆吾

士民留公而不可得故聊討其山川諮其風俗以爲公賡幾樂而安此若夫廣視遠聽爲　天子使宣風萬里外猶復較道途之遠近擇風土之美善豈吾大夫間公意哉公忠廉明恕有古大臣之節其按吾冀南也約已節用斥罷供億泊然如寒士其遇有司虛懷推誠易事難悦未嘗一動顏色少示威福而至於推按文書甄别臧否則必恊於情不苟止覈其實不少徇廉而不劌寛而不漫察而不激可謂躬行德讓君子矣　國初監司糾察守令視漢刺史以六條察

吏其光明俊偉皆耿然如秋霜烈日而政平訟理亦庶幾兩漢之盛及事權移於兩臺後稍稍溺其職近日　朝廷政府靡然成風無所法式而公獨皭然厲氷蘗於混濁之時凜激揚於姑息之日寬明似黃霸公正如歸翁視學如何武悃愊愷悌務行身先教化之治宜乎文武吏士閭閻町庶遮留攀慕咨嗟歎息而不忍公之去也滇南民夷錯壤土官並攝法紀疎濶而士又多以雜流居之往往恣其侵漁至不可勝汰今得我公之廉重以坐鎮之澄之使自清表之使

自正風聲所樹將使廉隅興行風俗釐革而洱海緬甸之區永無犬吠之警矣昔三原王端毅公公之鄉人也嘗巡撫雲南奏劾鎮守中官害民諸不法事滇民至今頌之我公資望既深

朝廷將假節鉞付以端毅之任以爲 召入内臺之地山右既屬公藩翰遺愛而三關制府重鎮特由三公孤卿出統御之吾知滇南終不能與吾晉民爭公也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代

楊侯以尚書秋官郎出守潞安之明年政和時

豐百物殷阜風雨時至滲漉霑足所治入州山澤疆賦之政皆舉諸堂皇之內千里耕鑿經商之氓皆臥諸袵席之上里無追呼之吏邑無鼙鼓之召黍苗芃芃桑果油油出作入息民具歌舞而公方與僚屬益共為惇大淸寧之政修學校崇教化孟秋七月屆公誕辰於是同守謝侯郡倅黃侯偕來徵文以為介壽之詞余以為今之生辰為壽非古也然而古之燕饗賓主獻酬酒酣樂作皆更起為壽以至田野之民皆躋公堂蓋其時上下和樂相為頌禱之詞如曰願吾

君侯萬壽無疆云爾今侯有惠政阜吾滁民至於雨暘和調年物豐成而羣僚之賢能於斯時坎坎秩秩具鐘鼓獻酬之儀以宜其樂而導其和侯雖退然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斯亦燕喜之榮觀大平之美談不可以無述矣昔歐陽公守滁之二年爲亭於豐山之下名曰豐樂而爲之記以爲滁於五代之間用武之地自承平百年之久劃削磨滅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於是秉郡之簡樂歲之豐日與滁人遊焉賔客僚友類然瑯琊釀泉之間自號醉翁而後之好事者或

寫之琴曲或詠諸金石至今猶照耀人耳目澤潞自古精甲所在晉唐五代其民皆百戰之餘所謂用武之地豈特百倍於滁而已哉今祖宗承明德澤涵育且數百年荆棘坑谷皆被禾黍至於民不知兵郡僻事簡賓傳罕至其山川雄傑秀麗視琅琊不啻遠過侯雖目擊杼軸征行之勞不暇飭亭榭侈遊觀而文章風節不減前賢歲時燕集簾從觴籌嘯咏之適輝映前古可以傳矣異時蔵之詠歌垂之無窮百世而下必將俯仰太息追思今日民物之盛涵泳德澤

而與太守樂其樂者亦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
上恩澤原本山川風俗而與民同樂者賢太
守之事而諸大夫參佐之力也因書以爲燕喜
序

管分巡冀南大参唐公送行序 代

去年夏冀南閻公陞雲南按察使以去歷冬月
未有代者冀南所統治視諸道號稱遼濶遠帶
河内諸軍州幾數千里地大政厖控攝爲難於
是督撫大臣推藩司之長京兆唐公假節徙鎮
之公於藩司衙爲貼堂右条政最貴重所管通

省軍政驛傳鹽法諸要務不能久於一道未及三月將復解鎮以去於時所統州縣長吏文武將士以及黔首莫不相聚歎息潞安近在節下則其民尤戀戀於使君之行且曰　朝廷曷爲奪我賢使君不遂令長鎮撫我也夫民情亦難懷矣世固有需之歲月而上下漠然不相保者甚則盼盼焉惟恐去之不速也唐公雖賢曾未三月而民何以德公若此蓋自　世廟初設冀南分巡潞州始升爲郡迨今甫百年而潞之疲敝極矣潞安固瘠土也　今上初年清丈加額

而田疇凋敝耗已自是商貨搰於　皇稅杼軸
竭於上供租粟殫於　藩祿至於加泒搜粟徵
發閭左買牛解騾羽檄輻集而剝膚椎髓至於
今而極矣譬之孱弱之夫加以飢羸風寒榮衛
日削氣息僅屬視其膚廓狀貌非不魁然而去
捐瘠亾幾矣此固非庸師俗工可以悍藥猛劑
之所能起也先是閻公寬明仁恕而一時郡縣
皆古仁牧民所恃以延旦夕之命我公之來務
爲清淨寧一以煦育之若慈母之撫弱子不餌
妄藥不邇異物認認然時其乳哺護其風寒伺

其起居察其好惡洞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詘陳臬之義而先撫循之仁緩醫和之功而勤懷保之勞去赫赫之名而取醇醇之治故使君之仁赤子之愛也洛民之懷豚魚之孚也書曰若保赤子惟民乃康又我公之謂矣當此橫征竭澤囂然嗷嗷而吾八州之氓獨涵育於惠鮮保乂之政豈獨斯民之幸哉　社稷之衛藩屏之固將必由之令我公行矣用野山谷之小民欲借明使君而不可得者其情皆無由以自致古者中和樂職道路以歌以頌而今　令甲且有

所格而不得伸則夫道民之情於三老嗇夫之口者惟吾黨二三在位者而已是故不可以無述也雖然公歸太原必將以所目擊者徧告諸在事與今之代公者以及於寛政況公資望日深勲德日懋將加授節鉞以鎮撫全晉其所以保乂元元者尚未艾也余既不能挽公之行姑且以是紓吾潞民之思乎屬郡縣大夫謁文送行遂書以爲序

從兄懷泉翁偕吴碩人七十雙壽序 代方石

是歲余伯兄春秋六十而從兄懷泉翁夫婦俱

滿七十憶昨丁巳之官時過兄金陵屬余緘文
以爲壽倏忽遂逾三載滿秩保任秋冬之交當
得馳　恩然比歲東北多事山右徵發不時區
畫煩重心力勞匱每日夕至不遑假寐逢思鄉
國九月兄弟觴酌酬勸依然右丞茱萸之感從
兄生辰尚在十一月宜郵致一言以侑偕老之
觴因念古來曠士以富貴爲勞生誠止足爲至
樂如馬少游王無功其言固有旨也金陵江南
自古佳麗之地懷泉樂其風土因留家焉晚更
卜宅築舍夫妻欣然如鹿門之遊益其江山明

秀人物薈萃而去桑梓僅數舍宗黨親戚如不出於其里徂秋涉冬園菘土芋甘美不論錢魚肪酒醶不勞跬步而清涼冶城送目舒嘯有登臨之槩信可樂也　國家承平德澤涵煦之久士生大江以南世有詩書之緒安閒壽考往往身享至樂而不自知嘗觀宋賢倪文節公謂人生之樂有四衣食粗足一也身健無疾二也骨肉團圞三也子弟循理四也夫四樂者懷泉兄可謂兼有之已粤自曾祖而下再從子姓不啻七百餘指其幼稚老癈無論已即或衣食饒裕

而垂白道塗顧慮子孫營營矻矻者若而人况如兒之夫婦偕老二子服勞爲養朝夕繞膝舉案孔滿門無追呼之吏室無離鞅之歎豈非希有之事哉余蓋往來燕趙山谷苦寒之鄉目擊徵發行戍之苦而思江南太平風物之美又念身叨祿仕報稱之不易羇離鞅掌而後知田舍鄉里朋酒情話之樂也翁與嫂碩人當逌然爲舉一觴矣

奉送巡飭冀南大參魏公入賀　登極萬壽聖節序　代

庚申秋九月　冲聖嗣　皇帝位始　詔天下以是歲八月紀元泰昌而以明年爲　上天啓元年冬十一月屆　萬壽聖節薄海内外天下諸侯　王文武大小臣工咸　上表稱　賀於時山西推大条魏公奉表以行公之涖吾山右敭歷藩憲前後五稔而其廵飭兾南也且及期矣公英偉宏達久負海内之望甞典𢼸南粤秉鐸巴蜀資閥崇懋　朝議將待公以京卿節鉞之任顧西人德公睠睠不能釋郡縣大夫咸來謁余以贈行之文惟兾南設兵廵甫百年自陞

潞為郡而民日以瘠加以逦歲軍興徵調之繁閭閻之困極矣在　世廟時公之大父嘗持節鎮茲土其風流遺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初聞公來莫不欣欣舉手加額伺望公容止於節旄車馬之間公旣下車爲能子視其民而以家人視羣吏恫然輕刑薄罰一切破撿押捐體貌務於推誠廣事則咨度言則繹如懸鏡執象而事無遁情如挹水注地而神無滯用日惟焚香燕居翛然不廢圖史之適而刑清年豐閭閻歡顏皆有起色庶幾乎康正直引養引恬之政可

謂豈弟君子已公文章言語妙天下宜居館閣
論思之選不當久歷藩服且公嘗以情事乞身
堅安石之臥已乃其出也則能盡心於庶獄庶
慎孜孜好事嘗若不及此非其中超然不以物
攖已不以已閡物則烏能匪躬遺形推誠樂善
以和庶官擾兆民如此哉自古文臣多薄吏事
或恬於榮宦者多詘於功名自唐已重內當時
出藩刺鎮雖名卿達士如李文饒白香山猶不
能無少觖望以此知公之忠誠樂易度越昔賢
遠矣求之 本朝惟劉忠宣願爲親民官樂居

監司其後柄用以爲得叅藩之力葢有道之士不二心之臣不以寵位廟堂江湖攖其中固如此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我公是行率西方諸矦躬執奠壤再拜稽首以敬告
天子所爲祈天永命顧畏民巖張皇六師光我　高祖寡命其忠言嘉謀必有追媲周誥書之典册以佐　聖天子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某不佞烏能贊一辭

賀　整飭冀南兵憲大叅魏公燕喜序　代

去年冬十月冀南兵憲魏公以　今上萬壽聖

節泰表入　賀是時　朝廷懋簡大僚均佚內外公卿建議有欲用監司之望超內臺領機務公時承恩歸沐里中而臺臣按晉者特薦公文武忠碩綏怨可大用宜拜不次之擢今年五月會東師奔潰遼左淪陷京輦震驚訛言四馳援兵遁逃蹂掠畿縣山右惴然如不自保於時督撫徐公馳使者數輩促公赴鎮而　天子方宣詔中外屬封疆之臣以宣力固圉振揚聲靈公即日單車就道侵冒炎暑犯晨夜日馳二百里以趨上黨蓋既至而親見吏民撫勞師帥訓飭

將領上下矻然有所底定如河流之有防風雨之有廈而民喜可知也蒞鎮之日隨行無執爨者葢有羇旅之所不堪而公意泊如也日惟二三刻省文案閱軍實受祗謁餘皆翛然焚香晏坐而已今冀南所部控扼河朔苞舉懷衛雖古天下勁國精甲所在然而猛鋭百戰之習已銷爍於百年承平之免獨有羸丁殘伍嗷嗷於隴畝機杼之間恐然如朝不及夕所恃者 祖宗德澤涵濡之厚以民心爲敵愾而已公當搶攘剝削之餘憔悴之日而獨覩化原用清淨寧一

以摩撫而安養之沛然有以浹民之肌膚而寛然未嘗縶有司之手足不示恩而民皆得所欲不事察而吏自莫敢行其私葢公之爲政得詩之豈弟易之光大書之正直而鎮以無名之樸養以不貸之圖宜乎百姓乂安盜賊銷戢閭閻恬熈訟獄衰熄協氣應而風雨時年穀豐而頌聲作也十月某日公之生辰郡邑守令相率稱賀余方自浙過家適來徵詞謀所以壽公者余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夫六月之詩載於小雅其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周公告成王以王業之艱難而作七月之詩列於豳風備陳田畯婦女衣食之事繼以十月滌塲躋公堂而稱兕觥今公以文武吉甫之才當中興非伐之日而能根本王業盡心於民事用觀朋酒羔羊燕喜之盛雖以之相天下可也雖然予州民也則又稱豳詩之美周公者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於是郡侯及邑父母咸舉手曰此國人大夫之意也願書以爲壽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代

光宗皇帝登極一日補臺諫數十人未幾大
漸　召言官預顧命於時中外翕然臺諫諸
賢爭竭忠昌言以報　主上所陳多　國家安
危大計　宮闈肘腋寄議業已傳播天下載之
典冊若吾鄉侍御汪公其一人也公既巡按江
右還　朝廷時予亦叨厠諫列始盡得公前後
奏議反復讀之眞通達國體深切時政一時鴻
卿碩儒亦既敘之詳矣而余猶有慨焉者以爲
宰相臺諫　天子之腹心耳目所謂　國之重
臣不可一日無焉者也顧　祖宗罷丞相而相

存　神祖輕輔相而相亾何者　累朝閣臣位兼師保有三公之尊左右朝夕參决機務有絲豨論思之實則雖去中書之名於事權固無損也唯　神宗始嫌大臣專恣遂有輕大臣之心晩歳倦勤深居端拱疏皆留中其視宰輔耶若贅疣百官日嚣然無所顧忌而大臣且畏罪避嫌之不暇於是盈廷之議無所折衷聚訟之徒沸如蜩螗無惑乎萬幾隳而四夷横也葢　天子必使閣臣之權足與　人主爭是非與羣臣辟邪正而復令言官得舉其職譬之腹心手足

各有所寄然後臨非常之事有可恃以無恐平
居自解其肢體自疑其手足苦爲束縛之拘攣
之恒使之木強痿痺而不仁倉卒之際忽然策
之効奔走捍頭目鮮不顛壓隕越者今大臣凌
遲僅與庶僚充位備員故雖有憂社稷之忠而
無所用也然則當　今上訪落之始欲振積衰
之勢收旁落之權以與天下更始非盡復舉
祖宗召對之舊則事權終不可一治理必不可
幾韙哉侍御公之言凡見於章奏者前後不啻
數十上其言無不可佩而貫而余尤頌其重票

擬復召對之說爲劑時之藥石鎮世之元龜也答韓忠獻自叙諫藁以爲人臣進言要在理勝而將之以至誠理勝則其論不易而可以致人主之必行然非至誠則無以盡通萬事之變而切中一時之急若侍御者庶可以不愧矣吾鄉山川特傑而白岳尤炳然靈奇　國朝名賢自程襄毅以諫顯爲　英廟宗臣嗣後代不乏人若吾侍御公其諸山川所鍾以爲邦家之基而非偶然者也

侯氏世略序

余頃自上黨歸始識侯服長前數年已聞其名閭巷間人多稱其倜儻負氣輕財重交能與人緩急比相見恂恂磬折欿然下人布衣農冠無鮮華衣馬之習獨深心好書忻然有志於古文詞顧時時喜從道人釋子遊其遇山林放佚沉冥志世之士往往與之酣嬉淋漓閉門沉飲連日夕不厭其視流俗之逐逐於富貴聲利之場者意蔑如也故余與唐子叔達時至其家郊居蕭然塲圃竹木繞舍圖史充宇其童稚皆有自得之色穆宛然有似於東𡚒方仙叟之爲人其

先世世服農至君父祖始兼什一居積起家然好行其德里中咸目爲長者服長自少則思侯之先由汴宋徙居歷數百年而世次昭穆漫不可考相傳當勝國時誡子孫惟務力穡勿求仕宦故雖世有隱德而文彩湮鬱不少槩見意甚傷之於是掾贄踵門徧謁於吳中之名宿而老於文者丐爲著侯氏世略凡祖禰而下兄弟支庶竝列於譜將至於祖免同姓親疎粲然傳之無窮一時四方之賢人各爲之論次彙而成帙巳凡若干篇而猶屬筆於余且請之至再三無

倦色噫自唐衰譜牒淪廢士大夫不講久矣今新安豫章山谷閒故家遺俗其載籍猶有存者吳越廢著遷徙不常雖公卿鉅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以余所知惟丘子成先生嘗手輯家譜曾使余序其後亡友徐女廉晚自著東海世累是外蓋未始一二見也服長甫自紈綺之年而獨慨然倡舉於曠世廢墜之餘且能遺外聲利而佷叩於幽遐寂寞之士其不啻賢於流俗遠矣余不復贅紀其世而樂爲之序云

潘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代閻兵道

今上御極四十有六載德澤洪茂海宇康乂于
時天下諸侯王之賢宗藩之盛不啻萬億類皆
謹遺教修成憲垂恩儲祉皤皤黃髮臻壽耉稱
祭酒者濟濟相望乃其所推俶儻瑰琦湛英華
含道德簡在　上衷寵大褒美榮無與儷宜莫
如瀋王是年春秋七十冬十月吉王寔誕降凡
自郡王宗侯文武僚屬宮邸臣僕以至閭閻田
野之甿山谷之叟無不懽欣謳吟歌舞舉首加
額臺察大吏以下稽首致詞奉觴上壽無敢後
先某少起家令榆次量移長治即侍王宇下頃

又奉簡書持節廵冀南分駐潞安前後望燕間
之清光承道德之令儀舊矣躬際盛典習懿鑠
率厥長吏以引以翼如考鍾鼓不知其音之發
也粤維簡王以　高皇帝愛子分封于瀋燾土
潞安啟上黨之境踵陶唐之風首以忠孝勤儉
崇貽謀嗣以仁厚兢業紹前烈以至憲王弘文
尚賢聲被四海宣王純孝格天寵冠世廟是開
今王履懿哲之純躬粹清之質教成於禰祿蒙
養于主邕含真視學尊師尚齒修頖宮之曠儀
御東序之秘寶翔册府覧書林孕虞咀商寤殷夢

周徽辭與義風渙氷釋弘音大章泉涌霞蔚由
是尊三德循六行旁該九流覃思八埏故能以
典籍爲苑囿風雅爲鼓吹騁蒐羅爲羽獵擷英
華爲文繡用以榮鏡宇内仰稽遂古中逑　祖
則躬奉天經錫類以廣愛惇睦以弘讓崇簡朴
以勸風俗激賞賚以厲貞廉降詞色以禮賢茂
乃若色養太妃大孝也竭帑藏以餉邉極忠也
轉租粟以恤災廣惠也　今上眷懷宗親奉公
體國謂莫如王賢優降璽書煌煌制詞備載典
册榮莫與尚而王虔鞏勞謙小心寅畏傴僂視

考父警戒師武公益簡遊宴減膳樂脩恬憺守玄默是以澤潤枯腊恩及飛走甘露時雨滋液滲漉嘉穀六穗瑞草三秀四時均調百昌遂茂神明若耆蔡壽考弊金石此誠宗祏之洪業賢哲之極軌也自古彭鏗之流小山之徒方斯蔑如矣　聖天子方議大官祖劄之膳頒尚方蕃庶之錫以展親親將齒德之尚達尊親賢之典並隆用以光施祖禰傳示後裔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徹王之謂矣某不佞不能揄揚萬一聊述覩記抒情素以

與康衢之童華封之民是頌是禱云爾猗歟盛
哉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　覲序

自古稱郡守循吏之賢莫盛于漢已自蕭曹以
寬厚清靜民用寧一而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
儒者明習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多以郡國守
相爲三公孝宣時俗吏類尚嚴酷黃霸朱邑獨
以寬和爲吏民所愛霸賜爵爲關內侯炳炳烺
烺至今言循吏必以頴川爲稱首然考之當時
靑參之屬齊相曰愼無擾獄市而已黃霸始爲

廷尉庭中稱平及爲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而已史又稱霸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然則吏道之所尚可知已我郡侯滇南楊公以經術爲名進士由廷評陞大理正晉秋官尚書郎今年夏奉璽書剖郡符來守潞安潞安冀南名郡而太守秩尊職在承流宣化阜民興教行縣訊獄略如前代故事至推臺閣省寺之選爲之　朝廷特簡公于刑曹郎其視黄霸以廷尉出爲頴川意豈異也今世士大夫以經義制科起家往往不通習法令夫大

守吏民之本而法律所以輔行教化之具也
國家律令大誥其巨者經緯萬幾綜攝六曹而
其細周悉民隱無所不統貫顧其制非一代之
典而其義非一家之言　我祖宗列聖之所詳
定審克而行歷漢唐以來君臣之所參互折衷
而成者也蓋有三代欽恤明允之意焉其要在
使民畏罪遷善而已帝之命皐陶曰女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然則律令法比之事非仁人君子莫能用也
自州縣論訊用律輕重多致踳駁故詔天下重

徵悉移大理核覆以制天下之平公在廷尉時
康平公慎庭中號以不寃夫能司天下之平以
臨視一郡其治固易易也然我公之來也咨諏
旁詢委任參佐務先教化不動聲色洞燭吏弊
而覆護小過雖箠楚之令未嘗輙施其喣育惠
鮮吾不知于古淑問何如其視頴川之寛和如
所云外寛内明之治殆亾以過也涖任之歲適
當上計冬十一月將朝京師于是僚屬之賢郡
丞謝侯司理胡侯偕來徵予文以贈行余惟故
事郡國上計述職凡治行卓異者　天子召對

問民疾苦及治所繇因得與文學法從錫讌賦
詩賜金增秩如漢唐之典焉　今上久不御正
朝而公亦未當奏績然古者勞使臣之來見于
四牡之詩其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是用
作歌將母來諗蓋恤其臣之賢勞而敘其將母
之情來告于君也公家滇南[illegible]來萬餘里太夫
人方安家食公以是不能[illegible]晨昏啟處之戀余
請歌四牡以送之所以達民吏德公之深而念
公之私如此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去年風雪中僑孫來上黨省舅氏既别之寧武將由塞垣趨京師已至寧武龍公有國士之遇遂留三月北陟清涼禮文殊恭名宿而歸因出其囊中詩文且勸余往遊焉憶出門時所親亦多云當一至五臺余笑應之曰會當以到時到耳盖余自知下劣名山勝師皆有前定人生可以自策進者惟有一事而老病已劫而留之此可痛已余顔固倍時語未嘗徇人僑孫獨津津向余昨寒夜深雪中語連夕不休盖其深心勝氣未見鞭影而馳顧屈首隨老馬至若爽然自

失者此殆有夙契未可知也今歸將遊成均南都人物淵海東南秀彥輩出在審擇而善交之若吾儕孫信如渾金璞玉不即人而人即之方將望影辨氣有泣血以相明者夫豈俟千人言哉

亞中大夫　節鎮冀南叅知閻公壽序

自嘉靖中置冀南分司建節潞安歲時届其生辰郡守而下及州縣長吏皆相率奉觴爲壽咸有祝詞大夫閻公巡冀南之二年夏四月長治方侯偕七君者來謁余爲序余惟今之爲壽多引詩人壽耇福祿之詞乃詩之美者莫如南山

有臺其詞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蓋大臣以其身爲邦家太平之基湛恩
瀸澤浹于民心其下莫不歌舞詠歎思祝其壽
考至于山谷田野之民亦皆躋公堂而稱萬壽
今去古遠羔羊朋酒雖不可復覩然而閭閻歲
時歌舞之俗其民一也則夫郡邑之長吏爲之
修其文致其詞以導其情者亦烏可已也冀南
統府二州縣二十有三衛所屯田遠跨洺邢磁
衛諸州連制數千里奄有古澤潞河北之境即
潞安郡治在節下而宗藩列邸軍民雜居地險

而堵俗儉而悍非有文武德望周悉民隱熟察
地利者莫克塡撫之大夫閻公嘗令長治及守
河内夙有遺愛于懷潞之間其覘冀南山川土
田呪塞皆可列于掌其州里民俗豐趐腴瘠勇
怯皆若察其色脉其于按治抑搔譬若一身之
痛癢隨其手足無不得其處公之始至宣布
詔令務先德意鎭之以寧謐風之以廉讓推誠
任下而守令丞尉皆畢効其材正巳率屬而關
徼筦庫皆無所容其蠹爲之二年道化周洽于
是盐簡將領以練軍實罷供億以恤民力興學

校以育賢才泊然不動聲氣而百吏効職疆域安堵征行之夫屯戍之旅皆自得于河山千里之外桴鼓不鳴訟獄衰熄至治之理烝爲太和風雨時若田穀豐衍百姓懽忻道路歌舞中和宣布如考鼓鐘不知其聲之四達也 國家行省與政府並建參政猶古參知宰相之任蓋入則爲 天子侍從卿貳出則問閭閻鰥寡疾苦昔賢如劉忠宣有志于安天下恤窮民者嘗願出若其職自宫府睽隔政地樞府皆禁不得施設今日民心之所以不搖而 祖宗德澤猶得

以下寃者恃有外臺藩翰之賢以爲磐石之固也然則吾民樂公之燕喜而祝公之壽考者不可謂非太平之基邦家之光已故事藩臬司道之臣有惠澤于一方爲民所愛慕者或至伏闕請留　朝廷賜璽書增秩累授節鉞督撫其地前後歷十數年始還內臺余意自今壽公以往吾上黨士民德公滋久私公愈深庶幾復見朋酒羔羊之盛其稱兕觥而祝公者尚未艾也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揚公壽序

嘗誦周公七月之詩首言豳俗山谷寒栗之候

農畯婦女耜饁之事至于我朱玄黄以爲公裳羔羊兕觥以爲公壽申以祝詞故鄭氏三分其什以爲義兼雅頌而或以凡雅頌之言農稼皆可系之豳及觀甫田諸詩如云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而亦頌以壽考萬年如云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矢報以萬壽無疆是何古之田畯士女皆知祝君之壽考何也盖王政莫先于稼穡故其耕耨斂穫皆上之所以私其民而其豐盈歌舞皆民之思以報其上則夫當其秋成慶其有年而是頌是禱以侈君之賜者固其情之發而

不可已也潞安治古上黨山谷曉寒無異函岐其原隰偪隘高亢若暵雨集又易漫漲且歲多雨雹農之望歲艱于他郡我侯之來甘雨隨降歲乃大登七月揆公始誕時甫下車諸吏進觴而未有詞是冬瑞雪應時明年雨澤滂沛膏液滲漉肓風不興雨雹不作黍稷被野果實垂路庾廩露積囊橐轄至于是八州之境千里之間不俟刈穫滌場而豐阜之象室家之慶笑語歌頌之聲固已徧于山谷溢于市廛而徹於堂皇矣七月壽公適維其時屬邑長吏相聚而謀致

詞竊惟詩書善言天人之應莫著于洪範其曰敬用五事農用八政盖民以食爲重而德以恭爲基至言庶徵則曰肅時雨若夫貌曰恭恭作肅貌之祗肅似未足以格天神而致雨澤載考孟氏謂恭者不侮人又言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而史臣之所以贊堯亦不過曰允恭安安盖其好生養民之心不自滿假無敢逸豫自穆然介乎容儀之間固其所以格天而阜民也我公以　中朝卿寺侍從之選出守茲土能不鄙夷其民躬進八州之長吏宣布　天子之德

意藹然惠教之嘉與以惠養元元其不虐無告不侮鰥寡之意至于夙夜不懈日旲不遑雖三代恭讓之美何以遠過宜乎協氣旁浹陰陽和調風雨時百物成而頌聲作也夫七月之篇王業之本盛矣楚茨大田値周之季毛氏以爲有傷今思古之意焉方今邊陲多虞四方徵發齊魯梁宋之郊赤地千里閭多流離而上黨八州之珉獨熙熙然出作入息遊于堯壤五風十雨阜于舜時某與諸君皆得同寅和衷仰從事于公賴兹有年以免于戾而某又幸朝夕宇下則

其導民之情而彰公之賜者誠某之職已上之所賜于下者厚則下之所報于上者備詩人之愛其君不徒欲其富貴壽考而已必俾昌熾其子孫申錫其父母如閟宫之詩是也其詞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夫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與衆樂之之謂樂我公以錫類之仁成致和之音合國人孔邇之懷以聲善頌之文此聚順之養不匱之孝可以播之金石傳之無窮矣願以此侑公介壽之觴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入覲序

今上改元之冬天下郡國守令皆當入 覲上
黨夫京師千里爲肘掖右輔其視甌閩滇粵犯
江湖涉梯航選舟易馬幅員在萬里之外者則
山右猶之三輔也故吾張侯以十二月某日始
戒行而諸屬邑父母咸徵文以贈某州氏也又
附公同榜遂以見屬比自建酋稽誅西虜竊發
凡稍沿邊州縣多留守宰以重保障即澤潞之
間免覲者過半獨郡守以方面之尊總群吏之
計上之冢宰咨所殿最其任蓋至重已在 祖
宗時元旦朝賀之儀雜用漢唐故事凡郡邑守

今治行卓異皆得 召見親問政理所繇與民間疾苦狀然後錫宴贈金至 天子賦詩以寵之 今上幼冲勵精勤政宵旰焦勞恢圖安攘頃續發帑藏二百餘萬勞卹將士軫念民瘼嘗悉修復 正朝之儀必見親 賜召問如 祖宗朝故事乎矧我公在 神考時爲廷評號無冤民遷戶曹尚書郎皆懋有成績以故出守未幾旋膺 璽書晉階兼蒙仁惠治平之褒今 天子固已知侯爲股肱之良社稷之臣矣且公之治上黨也甫下車嘗攝分巡冀南矣其綜理

廿三州之獄訟若聽諸堂皇之内遠制洛邢磁衛數千里之屯戍若履諸枕籍之上公惟宣布德意用惇大寧靖以綏懷之故雖徵派轄集膏髓已竭而民無嗟怨之聲年穀豐稔汔以小康今茲躬執奠壤入覲 天子上計入州殿最豈徒膺上賞被殊寵而已哉必且上言疾苦爲疲民請命舉吾潞安數年以來杼軸空竭于上供租粟殫耗于 藩祿以至加派搜括徵發閭左買牛解驟諸剝膚推髓狀得徹于 聖聰庶几 皇上惻然憫之亟需寬政以活元元固邦

于詩云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古之君子行道之際猶不忘周咨民瘼以入告爾后今公軺車所經皆河内畿輔根本重地閭閻雞犬屢警于亾卒之抄掠良家丁壯半盡于黠虜之鋒鏑公且耳而目之矣豈待問哉然則兹行也匪獨造福于吾潞民其爲　國家安撫畿甸計以鞏萬年磐石之安者將必由之矣敢以爲贈行之獻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辛卯二月丁亥夜發抵餘杭城下明日昇籃轝過城之西門道左見溪水甚清深問昇夫云是苕溪從天目來迸逶迤隱起若隄右平田左陂澤澤中多蓮芰莖陂皆臨溪田亦帶山沿陂多深松美篠遠山色若翠羽時出松杪稍前竹益緜密路屈曲竹中如行甬道竹光娟娟襲人有溝水帶之或鳴或止與竹聲亂錚錚可聽幾十餘里逕折竹窮復與溪會溪益深濶道行溪之右皆高峭溪流所激齧多崩圻樹根時踞頹岸半迸出水土偃蹇離奇多桑多烏臼溪左皆平

沙廣隰松竹深秀桃柳始華時見人家隱林間
估客乘筏順流下悠然如行鏡中溪流曲折明
滅遠水窮處爰有高山入雲黛色欲滴與叢林
交青深溪合翠森沈蓊薆磬神沁目葢至青山
亭而道折背溪行山間至十錦亭大溪橋乃復
踰溪則已次臨安橋以石頗壯橋上四望皆山
采翠翔翥誠所謂龍飛鳳舞者也馬首一山形
若案上有浮圖爲石鏡山一曰衣錦山吳越王
歸燕父老處山林皆蒙以錦故今有十錦亭道
傍竹林中有化城寺會天雨急趨臨安邸按餘

杭有大滌山有金堂玉室爲第三十四洞天又有天柱山居福地之五十七是日意於空際或一覩焉然昇天野人莫能指其處也

臨安至昌化

既雨宿臨安邸中明發遂行雲氣淋漓衣袂皆潤至九州山路緣崕屈曲上下小溪繞山足苕溪亦相映帶而稍遠俯察水涯楓樫叢生溪得雨乍漲迴縈林間仰視崕樹宿雨滴瀝數里外人家林木翳然晨煙如縷明滅遠上半入雲霧屢迴不覺旋至其地又前爲一泉山有泉縣右

上旁有石磴聞上有佛寺山麓犬牙迴互水木葢攢簇至藻溪遂入於潛境水皆分流其中聚爲山市散爲遠村疎數出沒曲有異趣凡若干里道左臨溪故雙溪之下流也望見九里橋山巒岑秀松栢楮楠蒙蘢其上人家倚薄其下危橋淺沙馬渡沙際人行樹間暮色晻靄宛在畫中又一二里抵於潛明日遊觀山亭午始就道時余露醉輿中勝槩已失其十九至羅嶺不甚高峻然有關踞其巔其上逶迤旁見林塢其下陡陋迴俯縣邑山縣無城其大不能當歙之聚

落然溪谷特迴合縣東石橋亦壯縣南隔溪小山岸崿上有古刹皆足寓目薄暮獨南行溪水上觀寺閣復東渡石橋讀山下古碑碑載縣沿革甚詳惜好事者未嘗至也故記之

自昌化至蜃溪

出昌化之西門門跨兩山之間甃以石竇上有睥睨路緣崖行甚仄崖石崛礨傍臨大溪中有堰蓄水瀰衣春溪流上平若鑑其下濺沫沸白聲亦載路少前有村曰西坑隔岸一山峰石廉峭狀如英石皴剝甚麗其地多漆多棗多棕榈

桃梨始華時照籃轝又前至瀨子溪下輿從板橋渡溪流觸石四迸倒注泌瀄軼趑潫漓跳號橋爲之撼從橋隙望晃鷩掉心目其水閒出績溪縣又前過柱溪橋其勢遂殺趑華光三跳二嶺至泥胘渡乘小舟渡舟可受四五人時日色射水底晶熒的皪沙石五色如霞綺洵金漾碧亦異觀也又四望山翠萬疊如城近而脩者如龍蛇之飲於河或如駭獸臨河躑躅而却丞遠者如連山之濤噴薄灘澌千泒萬落或皦若翠羽或濇若碧衣之蒙霧綃殆無以窮其狀既渡

乃飯於大槲鋪又若干里至五聖橋路緣崖斗
拆下臨澄溪十餘丈路險仄高下岸間松樫靈
瓏蔭溪路時出其杪有廟閣嵌絕壁下臨崩崖
橋所由名也橋巳圮今從上流一二里渡橋下
水漱激石閒水楊蒙羃其上隔岸有平疇春華
爛然遠山盎層疊攢矗若回巧呈異於險仄之
境者又前有大寘山十餘峰尤峭削如卓筆更
薄暮過車盤嶺嶺高四五里在層山中不能絕
出也二月壬辰記

發淳安記客山諸巖

自淳安縣而下溪濶可四五里兩涯多頹岸高一二丈或時有小山臨岸遠者去數里蓋山夷水舒曠如也凡若干里而見兩山如關溪迴入其閒舟行陋中其右一山皆精石嶙峋苔繡丹碧如霞峰首甚崒嵂其後數峰泝流擁之從絕頂墮一峰俯溪渼有廟踞其上下爲澄潭曰羅山潭循山趾行可一二里馬石廟出焉廟前有石如馬藤蘿胃其上不知爲何神也又若干里而爲合溪浦有山壁立緜亘如城石半作鐵色其將盡一峰皺文具五采時方晝餔坐舲閒觀

潭水如展鏡浸濯峰趾倒影沈碧菖蒲藤樹披
拂涯涘悠然歷之疑非人間也其下有湍忘其
名時溪稍折而右其左一峰高數仞衡倍之皴
理與前埒而多草樹芊叢石罅間形正圓如月
半出水上最奇其下復有客山巖巖嶄然嵌空
其高可數百仞山形亞缺如朽株其理皆衡旋
舟徐移其下山勢側出凹凸亦異狀中稍斷為
陋按山形如堂者曰客豈窪缺處形肖堂室與
其石大都甩裂氷坼參錯骨立或瑣碎攢叢如
鳥獸器物之形者不可勝計時微雨自遠至過

乳香潭潭壁亦奇麗晦𡨴不可辨矣

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

予幼嘗至齊雲葢欲爲之記云又十餘載辛卯三月庚子與李氏表叔有事祠下攜一兜輿往其徑至桃花澗而始奇然莫若天門虎崖夫始入山路忽峻忽夷人前後歷歷蛇行樹中凡十餘折輒亭焉其峻絕處皆舍輿徒行猶贔屭彳亍五六里而忽坦陀道左四五峰皆歸然如障有磨崖大刻又三四折而上過桃花磵路復險又行兩山中山夾峙如堵墻右峰尤崒嵂特上

有亭當其隘入亭路繞峰稍折而下聯以石梁㢸亘絕磵抵於崕壁壁間路銜不踰尋俯視邃壑下注凡數十級沉沉無際洞駭心目迴視峰趾嶄然墜壑底下仄上頹若壓若俯俛仰欲眩益縮縮循崕壁行又前數百步而有楠木迸出石間大且數拱苔蘚如甲其崖曰楠崖上當天門所以名天門者崖嶺石壁如屏忽中穿一竇高可五六仞深半之廣又半之方如門闕其內石崕環周翁口窪腹如竪半甕崕嶺有樹木亭覩俯之泉如出甕口下注於池不絕如徹珠名

日眞珠簾其窪處爲兩君羅漢大士諸洞路環
曲歷其前予繞池俛仰者久之将有道士爲予
指虎崕之勝石壁間有虎跡如印泥淖崕與天
門對復見人縷縷從門入透迤樹杪眞不自人
間來也直西復有懸崕石室聞由此可上香爐
峰會道士來相迎遂折由石磴上有石坊曰天
梯至巔平如砥[illegible]虎崕之巔其表裏皆絕壑其
裏草樹林薄尤豐鬱蒼蒨又望見帝宮琳宇金
碧丹堊攢簇氣積如霞如銀矗矗林際地遥與
椰梅庵對西南見三姑峯及紫霄崕皆巃嵸如

岑樓秀出於雲氣滲灕之間向所見俯崕樹木亭觀乃在道傍至庵已昏黑因宿南極樓燒燭爲之記

至捨身崕記

出椰梅庵之前皆石徑旁緣以石闌其低可俯下崕壁陡絕行者如乘墉楓檉楮櫞之屬飛舞懸攖上攡闌楯下蔽絕壑泉潺潺滙其下南北崕相距可百許丈樹閒見北崕石壁如障苔蘚點綴爛若雲錦樹生其上若爭爲奇者人經樹中下上斗折即前所躋天梯道也崕石欲盡而

一峰卒起四無所屬削成如臺遥與宫對以鐵亭其上塗以黄金香鑪貯其中遂以名峰最奇由宫而西有二道其上出華林塢至三姑諸峰境甚遠其一曲折而下過宜男宫漸臨深㟓數十步而見石垣其卑略與前埒有石柱高二尺斗折碁布上刻爲列星之形㟓有碑刻已泐又雨滔不可讀過是覆以石屋時穴其壁以臨深㟓㟓樹亦時拂石竇中傴僂而入頗晦且濕數折忽洞然俯瞰石壁險絶百餘仞岌乎如層城之半擢爲捨身㟓旁窺㟓石參錯樹㠓冪瓏璁

地有二池從者數以盃鄭水下傾皆散作霡霂頁久至地巳不可見流泉百折沸白如練縣流如帶近在㟅底從者欲引予至三姑諸峰不能久於是爲之記而去

由宮西觀三姑五老峰記

由宮之西稍折石級上數十百步而俯覘宮觀金碧之麗其後三峰迴合如屏爰有翠羽之蔭虬屈之幹叢峰綴石蔥倩蓊鬱不絢而畫迴望宮前絕壑嶄然其前天梯天門諸峰參錯可觀石級斗折人上下樹間其來也若往其行也若

止迴眄睨視莫可一狀其路大氐西行時稍折
而復上漸上所得境亦漸異未至徑輒若窮始
一折而見石涯嶔然相累而下者為捨身崖之
背至是已俯視香爐諸峰更上而見數峰頗頷
若盼若倚若攜高出天際有泉懸注決決載路
下石如破甑泉入焉徑緣山而迴其峰益高崖
曰紫霄之崖橫亘直上皆數十百丈石理若一
嵌空壓虛下因崖為广廣凡若干楹無瓴甓之
屬琢石為闕為垣為疏牖曰玉虛其右有泉自
峰下注屢着石而怒下噴如雨下濺瀦為池池

上有樓承焉其山腰刻曰飛雨其泉石益奇仰觀周行者久之乃更折而路旁仰見三峰肩隨離列如髻爲三姑峰至是漸下忽雲霧四合咫尺不可辨但聞泉聲如驟雨千櫓萬靁俱下地有文昌閣殊壯即而庥焉道士指閣前有五老峰然瞪視莫可見隱几少需忽雲氣上升如輕綃之乍揭忽一峰見頃而皆見如漸出障中其近可攀也大略五峰若揖中尊而旁庳峰形正圓皆卓地切雲峰杪有樹望之若簪髻巧若中規矩嚴若應綿蕞石不甚斷齶皴裂紋理衡旋

如螺大抵類武康其餘散若塡委咸若蜃若幻
滅沒於雲氣之閒目不及審意不及領神怳兮
其若游身卹然其若危良難以辭遂聊書其槩

泠泉亭畫記

魯生以此扇索畫留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
至杭長夏魯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時往來焉
又時時致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灑一日魯生
所餉酒特芳冽適雨過下至泠泉亭觀瀑經靈
隱寺僧舍攜友人數輩先置此扇於案汲水拭
硯及移茶鐺酒榼就澗底弄石掬水磅礴大醉

徑趣入寺因偕魯生不共此作圖貽之其兀然欹坐余也對余飲者爲薛蕙光梢向斟酌者爲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臥者馬巽甫爇鑪煎茶爲鮑谿父濯足仰觀崖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煙嵐淋漓雲木杳靄雖未及髮鬚而人物意態筆法流動衆客頗爲絕倒遂命記之

新築皇華館記 代方方石

古者以仁賓客爲政春秋所紀凡道殲賓至不授館謂之失政君子譏之潞安雖岐於孔道而輶車使牲時或出焉顧賓館久廢使客之過者

往往弛蓄偃節止於逆旅余始至前太守豫章
陳公議創建之而難其阯又二年乃得於城之
西去關以尋丈計地故屬藩邸余為請於　王
許之遂命工鳩材繚以周垣延袤若干步為屋
若干楹堂室門廡略備其制車徒儀衛各有所
止三月而訖工用錢八十餘緡太守所遺充四
之一皆余踵成之因名其堂曰四咨以為今而
後士大夫之辱吾境者庶有所休而咨度乎且
以是役也費不忝於財地不規於民而得以脩
前政之闕失皆可書也刻而納諸壁

重脩四貞祠記代方方石

縣南雄山鄉有四貞祠立於正德辛巳安陽崔侍郎銑爲之記凡春秋二仲官師往祀祠下歲久祠圮鄉民請脩建之凡出私錢若干益予官緡三千踰月訖工請紀其事於石按志四貞者雄山王川妻平氏焦相妻程氏趙公賢之女曰閏兒袁佩幼女雁菊也正德六年歲辛未霸州賊流刼郡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上黨居民竄匿山谷搜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爲擄置馬上輙自躍投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

其美挾上馬以刃脅之復自擲踞地罵賊求死乃彎矢貫其眼卒下馬斷其右臂以死程氏爲賊所牽力臥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殷道瞋目罵不止殺之袁女年十六見程死亦力拒不肯行復好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平氏被驅衆中見路傍井笑謂羣婦曰吾志遂矣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　詔旌爲四貞云當是時劉賊之黨楊虎趙鐩輩二十五人聚衆至二十餘萬分掠山東西河之南北江淮荊襄數千里漂忽震蕩如風雨之至殘破州縣二

百餘城磨牙啖血戕犯衣冠斬剉士女毒焰幾不可逼視而四貞者乃以婉孌荏弱之姿叱豺虎如狗豕嬰矢刃如芒莛留其喋血委軀於荒墟榛莽之區豈復知有　朝廷之褒䘏與夫血食祠廟至今若此哉迄今已百餘年而凜凜生氣如昨日事蓋自古史傳所書殉義死節英烈之蹟其精魄皆皎然動天地貫金石則夫四貞者宜其久而愈烈能爲民禍福使有司鄉人肸蠁畏敬而不敢忌雖百世以後聞其事者猶髮豎眦裂膽碎戰掉而不能止也去年巳未雄山

王自友妻牛氏以挑菜適野爲强暴所逼脅奮力罵拒賊怒以石盡擊其齒以死其事甚烈余讀崔記不詳著四貞之死慮其久而失傳也備記其事如志而附書牛烈婦以俟旌表云

重登百谷山觀泉讌遊記

是歲之九月既疏石得泉於百谷寺傍山僧汲泉來告事傳邑中此都人士及山谷之老舉讙然相語謂斯泉湮涸不知幾何年矣一旦溢涌以出意者山川効靈以爲人文開先之祥乎是時司勲大夫程公方休沐里中欲往設讌以落

之余以山林泉原修復舉褰皆令職也敬卜日具主禮而要署儒學太原張君以相張君與司勳公同舉於鄉前遊賓贊余以疏復斯泉者也先期戒除逕道具帟幔徙几席膳夫致具伶人抱樂溪芷可瀹山肴錯陳將往之夕陰雲四合緒風颼飂虞為雨徵厥明則朝陽曈曨天宇澄肅早衙甫畢輕輿而往郊郭之間壟無滯穗場有露積既渡石子河入山逕石路犖确崖谷甜抱坡坨而上可二三里稍折渡石橋逕仄而峻俛矚翠微寺宇翼然僧行紅葉鐘出白雲日未

亭午賔皆不速相揖整衣入殿禮佛訖香臺之
側鳴泉有聲如出候客同造其地各以手蘜泉
以盥以濯眞可以洗心耳濯神覞周視泉脉津
流石間按陸羽水品以山泉石池漫流者爲第
一洵靈泉也由是而上百餘步爲神農廟壖地
稍方廣可以布席帳飮設焉眺視層城萬瓦如
垤四圍連峰千疊成障纖埃不興毫末可辨煙
林落木青蒼琵琶油幕褰於空翠玉杯行於青
靄商聲激越發乎松籟金飈自流在我襟袖由
是境非外適意不在酒乃復相携步屧而上藉

草而坐傾壺以醉千里一睫十步再憩指顧互呈心自相競躋於碧霞藂祠而休焉俯憑灝氣洶與天黨尺寸而分野欲判顧步而景物若失日下濛汜夕嵐冐山陰晴屢移紫綠萬狀返景回照羲和不能竟其御藂青綠白少睥不能專其令短晷向晦清讌未終復下就酌於泉上高言如屑鳴泉轉清如和琴筑如曳環珮秉燭旣跂脩爵無筭罄百瓠以無量飲一石而未醉狎而不黷樂且有儀司勲大夫顧張君而言曰茲山之神秀特傑名於遂古甲於上黨顧去城甚

近而以郡僻俗簡遊屐罕至今賴賢侯之仁時和年豐醴出泉涌乃以政事之暇修遊觀之美與吾儕共樂於茲賢令君之賜也余謝不敏復念自有茲山以來斯泉之通塞廢興蓋亦不知其幾矣某叨令茲土於今五稔始一至山不二旬而復還舊觀殆亦不偶且行將朝京以去而張君方與偕會於南宮知斯遊之不可再也寧無眷眷於是乎不有貽諸後來則孰知斯泉之復自吾兩人發之又獲從大夫之後合讌以落之自今日始乎因載其事於石遊之日辛酉九

月晦前一日也

重建巡視廠庫科道題名記

今上三年某以工科給事中同山西道監察御史吳君某巡視節慎庫及盔甲王恭二廠見公署舊有題名碑立於　神祖初年吳郡湯掌科爲之記署且滿當更立石俯仰前後五十年凡名字之可考者若干人而其間政事之改革物力之豐嗇有不可勝紀者當　神祖初政寵任江陵治務綜覈天下時見爲操切後稍易以寛大而上下已日趨於因循迨晩歲　上滋倦

勤權釋政府章疏不時下科道不時補臺省之員充位者不數人事多兼攝夫以因循積玩之政而蒞以權攝代匱之官欲巡視之舉其職難矣洎　皇祖末命値遼左淪陷軍實嗷嗷搜括加派囂然有竭澤之憂　光考繼崩　今上即位法　祖勵精廣置諫官顧於斯時外則日急軍需之餉内則繼起山陵之役於是有司不得已益廣設事例以覬刀錐錙銖之末而於國體孝治罔知攸恤在事旬日目擊帑藏空竭頒給後期已無復曩時泥沙之委谿壑之盈故不當

復稽其所以出之者而更當簡其所以入之者遂與吳君條疏陵工事例二三不便者請於
上而語過戇直蒙　上寛仁姑從薄罰其所請得稍更議此於時詘力匱雖愧無補聊然亦仰思　祖宗委任之重而勉圖其職分也故事巡視三月輒更其爲時甚暫且非專任往往傳舍視之多以一時之狥而貽無窮之陋規繇一事之忽而致废工之叢脞後將指曰是弊也自某也始此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敢不慎諸

時氏引約堂記

贈光祿卿侍御時公中歲免歸嘗角巾杖屨遊於非園歲時文酒之會其等儕亦從焉去年公之仲子聖昭虛園廬之半延馬子巽甫居之余因至其地顧瞻喬木蒼然低回久之頃聖昭既襄事將葺其空宇之圮漏讀書其中而顏其堂曰引約蓋取陸士衡思親賦語也其詞曰存顧復之遺志感昕夕之所懷居辭安而厥苦養引約而摧豐夫履先人之園圃省厥考之堂搆而愾焉懷思斯亦人子之常若乃書之戶牖見之几席朝夕於茲刻苦奮厲績學自樹以不亾其親聖

昭可謂眞能思親者矣聖昭年少才雋機神頴
脫方且芥拾一第以趾美踵武宜其志溢氣盛
汰然自侈而顧煢煢不敢即安若有意於攻苦
食淡屏百好遺萬物杜門下楗以求之今世選
舉塲屋之文類皆襞績摘裂之爲聖昭固已足
以勝於人而取於人已而其發憤勵志如是夫
沿其津流而不止未有不得其原者也苟以聖
昭之專志一好博涉於羣言勤思於六經以求
通於聖賢之意因以探其華而收其實彼視二
陸之麗藻直猶土苴而況於其淺陋者乎荀卿